

情

報

風

雲

之 四

# 詩人情報員陳祖康

喬 家 才

## 戴笠將軍和陳祖康

怒潮澎湃，黨旗飛舞；  
這是革命的黃埔。

主義須貫徹，紀律莫放鬆；  
預備作奮鬥的先鋒。

打條血路，

領導被壓迫的民眾——

攜着手，向前進！

路不遠，莫要驚！

親愛精誠，繼續永守，

發揚吾校精神！

發揚吾校精神！

——陳祖康撰：黃埔校歌

戴笠先生比陳祖康大七歲，他們兩位進黃埔，前後差不了幾天，大概都是民國十五年九月下旬，中秋節過後。不過他們進黃埔的性質，迥然不同。三十歲的戴笠進黃埔，是入伍做入伍生，上等兵。二十三歲的陳祖康進黃埔，却是做政治教官，官拜少校。

### 工程人才政治教官

陳祖康是法國留學生，十六歲那年，到了法國，在法國整整七年，畢業於法國西北工學院，得到土木工程師證書。他又經過烏靈大學三次考試：數學通論、高等微積分、力學區論。三種考試都及格，得到碩士學位。西北工學院院長巴爾森非常賞識陳祖康，認為他是數學天才，留他在西北工學院擔任力學通論助教。一個中國人能够被法國人士這樣重視，非有真才實學，是做不到的。但是因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熊雄一再邀請他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參加革命；也因為去國七年，很想回家看看。因此，陳祖康婉辭巴爾森院長的美意，乘船回國。

熊雄江西人，中國共產黨分子。因為總理孫中山先生容共，做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把共產黨的理論家譚代英、施存統、蕭楚女、韓麟符、廖划平、高語罕等都請來擔任政治教官，進行赤化黃埔學生的思想。

熊雄在法國認識了陳祖康，並且介紹他參加了周恩來所組織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雖然陳祖康一心一意，埋頭研究工科，不做政治活

動，但在熊雄心目中，認定他總算是一位最可靠的同志，所以，邀請他到黃埔，擔任政治教官。

那時第六期是入伍生，駐防各地，擔任防務，沒有正式上課。我祇在剛入伍的時候，集合在沙河大操場，聽過一次蕭楚女演講。大家都說他滿臉麻子，醜陋無比，却取名楚女，實在噁心。我站得距離太遠，根本看不清楚他是個甚麼長像。他經常在共產黨的刊物「響導」上發表文章，用這個怪名字，很吸引讀者。他口吐蓮花，花言巧語，說的都是青年人喜歡聽的，迎合青年人的心理，講演一次，就能抓住聽眾。

陳祖康到黃埔，沒有給第六期上過課，祇給第五期上過幾週。一天，熊雄和陳祖康說：「現在，五期已經開學，學校萬事俱備，就是缺少校歌。這是政治部的責任，似乎說不過去。大家覺得，你對歌詩很有研究，最好由你撰寫，就請你動筆吧！」

陳祖康心想，黃埔軍校成立了兩年多，連一首校歌都沒有，政治部也太不行了。熊披素（熊雄字）認識我，就是看過我的詩，才給我寫信，

成爲朋友。今天，他要我撰寫黃埔校歌，不但不能拒絕，而且必須寫得像個樣子。於是請來音樂教官林慶梧商量，因爲歌詞寫好，需要他製譜。陳祖康終於寫下一首七十七個字的黃埔校歌（原詞見篇首）。

校歌寫好，交了差，陳祖康就隨國民革命軍東路軍指揮部政治部北伐，回福建去了。至於黃埔軍校採用了他所撰寫的歌詞，還是過了很久以



詩人情報員陳祖康早年和他的夫人合影。

後才知道的。

### 不務名利詩才高雅

陳祖康雖然是學理工科的，在法國得到土木工程師證書。可是他的國學根柢，非常深厚，能文能詩，那是得力於兩位啓蒙老師陳步韓和劉岑仲。這兩位老師都是飽學之士，不是一般的教書匠。一開始，就一字一字詳細解釋。所以他讀完四書、詩經、尚書、左傳、禮記、鋼鑑、唐詩，都能了解領悟，不是囫圇吞棗。陳步韓字霞谷，陳祖康「悼陳霞谷師」，推重備至。

吾師陳霞谷，博學通經史。善誘而循循，精心闡宏旨。

鎮日坐書齋，課讀倦不已。相對伴青燈，午夜不肯止。

有時語如珠，刻意作感否。上下五千年，縱橫數萬里。

將相豈有種，聖賢相礪砥。憶師弱冠時，傲然遊泮水。

高吟風雨來，落筆煙雲起。環顧此城中，文壇執牛耳。

放眼望江湖，立心拾青柴。風路長馳驅，不爲世所恥。

卅載苦翻騰，迢遞竟如此。歸來隱田園，怡怡曳杖履。

何以度暮年，餘緒育多士。冬日炙貧寒，春風郁桃李。

走也實不才，折腰疎桑梓。戎馬正倉皇，駒光去如駛。

音訊隔天涯，安能知生死。靈前三柱香，

招魂室在邇。

凄切墓門邊，青松沿螻蟻。揮淚濕青山，臨風洒一簋。

陳祖康才氣縱橫，笑傲王侯，是一位不折不扣，不自誇耀的詩人，但他並不以做詩爲能事，以詩人自居。興趣來時，偶爾也寫幾句。一生瀟灑，不務名利，自題詩：

塵土功名一例看，悲天憫世總難安，如何收拾狂吟句？留與兒孫論蓋棺。

夜深細細憶前塵，珍重天涯劫後身。壯志已隨流水去，尙餘心力作詞人。

才華一代去如煙，事業千秋更惘然。結習難忘悲老大，流轉鄉里祇詩篇。

立功立德兩嫌貧，檢點文章未可論。話到平生展眉事，些微豪語要驚人。

故鄉西望已無家，過眼繁華記不差。我且一樽對明月，大江東去唱銅琶。

豈向人間訴不平？封侯無份到書生。千秋青史吾能說，衰柳寒煙不勝情。

陳祖康長於寫景，赴法國，「過印度洋」

去國西來已萬里，雲天之外但見水。舟中不知行路難，有時仍作宗慤語。夜來橫渡印度洋，隱隱星月閃微光。舟師戒語風波惡，一時舟客俱倉皇。三更未盡風如虎，怒雨如潮排窗戶。舟身顛蕩欲拋空，坐立不安摧腸肚。正襟我坐危欄上，浪花四濺潑羅衣。魚龍潛伏不敢起，杆桅欲斜去若飛。渺予六尺冒洪濤，不驚不愕對滔滔。縱使玄黃顏色變，履險如夷足自豪。

菁城即景也是陳祖康寫的寫景詩

「東山書院」：

且出東門去，春花陌上開。小橋跨澗畔，曲徑傍山隈。

古樹參天立，蕭牆入望來。書聲久沉寂，無語立蒼苔。

「西山光明寺」：

爽氣飄然至，遙聽一杵鐘。白雲依古寺，紅日浴青松。

禪意參流水，詩情仰峻峯。他年若歸隱，此地拾前蹤。

「浮橋」

榔子洲前路，龍江一水分。鳧鷖翻綠水，蘆芷吐清芬。

柔艣搖山色，長虹對夕暉。應知來往者，舉步



民國十六年投向北伐軍的陳儀，一腦子的軍閥思想，他任福建主席時，被陳祖康截獲一大秘密。

感微醺。

丹詔雜詩

秋蟲鳴不似春鶯，風雨重陽又滿城。淺淺清溪宜涉渡，沉沉夜市不聞聲。海山縹緲今無主，文物留傳尚有名。好是一杯紅燭裏，未容埋沒故人情。

炊烟縷縷上孤城，天際歸舟落照橫。衣食客途差自給，利名人海敢同爭？艱難赤手回天力，慚愧斯文鄭地聲。學劍亦如攻讀苦，萬千心事鬥心兵。

秋日登台城

山光水色雨蕭條，金粉飄零憶六朝，衰柳似含亡國恨，倚堤無力擺纖腰。

### 截獲陳儀一大秘密

二十二年冬，閩變發生，陳祖康那時在福州，和閩變分子有相當關連。閩變為時很短，如曇花一現，前後不過三個月，就平定了。陳祖康在福州存身不得，跑到長沙定居。他遭受的打擊，相當沉重，萬念俱灰。對政治前途，已經絕望，除了喝酒，就是打麻將。

軍校五期范裕厚在黃埔聽過他的政治科，在長沙警備司令部工作，是戴先生派在長沙的工作同志，經常和他來往

，覺得他心地良善，是一個熱愛國家的人。范裕厚勸他不要再意志消沉，應當打起精神，參加救國工作，準備將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予以迎頭痛擊。他也很以為然，於是，介紹和吳廣恕認識。吳廣恕是戴先生的湖南負責人，幾次談話，彼此都很滿意。經吳廣恕介紹，陳祖康正式參加了戴先生領導的工作。

陳祖康機警，腦筋靈活，對於情報工作，非常感到興趣。二十五年兩廣事變，他到湘桂邊境的零陵工作，注意廣西方面的一切動態，成績非常良好。兩廣事變，因為戴先生策反工作做得好，沒有流血，陳濟棠的海陸空軍解體，眾叛親離，事變解決。

陳祖康係福建人，所以，又派回福建工作，擔任福建警察教練所的教官兼政治部主任，二十七年，又上廬山受過訓練。

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對於中央最不忠實，陳儀本為軍閥出身，於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見風轉舵，投入革命陣營。但仍舊是一腦子的軍閥思想。非常害怕在福建的中央工作人員，把他不忠實的行為報告中央，盡力拉攏收買。戴先生派到福州工作的負責人張超，兼保安處謀報股長，以為工作掩護。因為不接受陳儀收買利用，被陳儀借故殺害，戴先生為這件事情，非常悲痛。後來為了抗戰需要，福建工作，分為閩北、閩南兩站，戴先生對於站長人選，非常慎重。他知道陳祖康能力很強，在福建又不為人注意，雖然他一直沒有見過面，還是派陳祖康擔任閩北站站長，相信一定會幹好。這個時候，淞滬戰事已近尾聲，

就快要結束。

淞滬戰事結束不久，福州郵電檢查所檢查到一封日本台灣總督牛島滿從香港寄給陳儀的信，信的內容大意：「皇軍所以不來攻打福州，完全是看在閣下的關係上。識時務者為俊傑，請和皇軍合作……」

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不管陳儀的真實態度怎樣，都不能忽視。除拍成照片，迅速呈報中央，將原信封好，不露痕跡，送給陳儀。

如果陳儀忠於國家，深明春秋大義，全國正在抵抗日本侵略，他接到日本台灣總督給他這樣的函件，要他和日本軍隊合作，就應該立刻呈報中央，表明自己的態度。但是陳儀沒有這樣做，他以為中央不會知道，把牛島滿的信收藏起來，裝做沒有這會事的樣子。究竟是甚麼居心，不問可知。

過了些日子，中央突然給陳儀電報，查問關於牛島滿的事。這一下，陳儀慌了。中央既然知道他和牛島滿勾結的祕密，事態就嚴重了，該怎麼辦？最後陳儀趕緊把他的日籍太太送到長沙，以日本太太做抵押，表示他忠於國家，中央也就不再追問。

陳儀和日本人勾搭，中央怎麼會知道？陳儀想來，一定是陳祖康報告的，因此，恨透陳祖康，也怕極了陳祖康。陳儀心想：戴雨農的幹部本來不好對付，金錢收買不了，官位誘惑不了。陳祖康法國留學生，性情固執，這傢伙比張超還麻煩，必須設一個圈套，用來收拾他。

陳儀的圈套是誣指陳祖康的部屬莊駿烈貪污

，以綏靖主任名義，下令把莊駿烈關起來，然後派人遊說陳祖康。祇要陳祖康向陳儀道個歉，以後彼此合作，就可以釋放莊駿烈，撤銷這個案子。

「要槍斃，祇能槍斃我陳祖康，不能槍斃莊駿烈。」陳祖康告訴陳儀的說客，不但不低頭，不道歉，態度強硬，絲毫不妥協。陳儀奈何不了陳祖康，祇好把莊駿烈的案子報告中央。中央命令綏署，將莊駿烈押送中央訊辦，陳祖康調回中央，予以禁閉。

陳祖康回到長沙，並沒有關禁閉，軍法官徐羽儀告訴陳祖康：「奉戴先生諭，要我告訴你。你在福建工作努力，成績好，有功而無過。關於莊駿烈的事，可以看出你的風骨嶙峋，為團體增光。不過，吾人要體念領袖苦心，顧慮到目前抗戰環境，不能不敷衍陳儀的面子，祇好暫時委曲你，休息幾天。」

為甚麼不能不敷衍陳儀的面子？那是怕陳儀真的和敵人勾結，投了敵，會影響到抗戰的士氣和民心。等到抗戰形勢轉好，不再顧慮陳儀去做漢奸，不但莊駿烈無罪開釋，陳祖康也調到成都工作。

### 派赴上海偵伺敵僞

二十八年春天，戴先生命令在重慶成立渝特區，以姜紹謨任區長。這一年秋天，汪兆銘的傀儡偽組織在南京開鑼，上海工作更為重要。為加強上海組織，戴先生決定成立滬二區，和上海原有的工作，絕對隔離，不准發生任何橫的關係。姜紹謨北京大學畢業，可以和南京偽組織的若干

重要人員拉上關係。所以，戴先生要姜紹謨任滬二區區長，是在對南京偽組織展開新攻勢。

「火烈兄！」戴先生為姜紹謨餞行的時候，問姜紹謨：「你這次去上海，應該找一位很幹練的人同去，你打算帶誰去呢？」

「陳祖康吧！」姜紹謨好像胸有成竹，毫不猶豫，馬上回答。

「你怎麼知道陳祖康？」戴先生聽來，非常奇怪，問道：「為甚麼要陳祖康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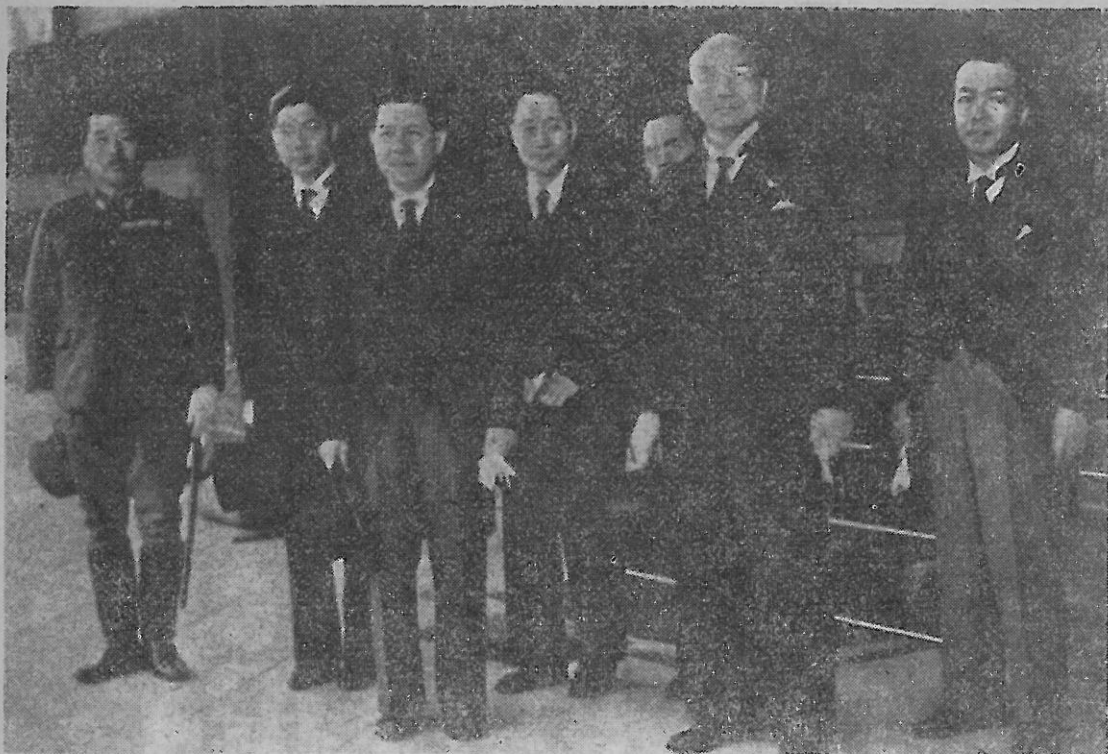
「我是在長沙認識陳祖康的。」姜紹謨說：「陳祖康是法國留學生，會說法國話。法國人比英國人好對付，我這一次到上海，打算住法租界。和一位會說法國話的人同去，萬一需要和法國人打交道，不是方便的多嗎？還有，陳祖康頭腦清楚，很會寫作，文章好，詩也不差，由他來撰寫報告，情報不是會更增加價值嗎？」

「有道理。」戴先生說：「陳祖康是個人才，你選擇的不錯。陳祖康做閩北站站長，陳儀威脅他，要槍斃他的部下，他以死相爭，硬是不屈服。」

陳祖康內定為滬二區書記，由成都回到重慶，戴先生在海關巷二樓接見他，寒暄數語，戴先生問陳祖康：「我想請你到上海去工作，可不可以去？」

「祇要是戴先生認為需要我去的地方，我都可以去。」陳祖康說：「不過，我有一個請求，工作到抗戰勝利為止。抗戰勝利以後，戴先生給我自由，讓我選擇自己想做的事情。」

「好！」戴先生微笑地說：「抗戰勝利是我



惶險滿博公陳，敵日拜朝京東到奸漢小大羣一（右中）誼民褚（左中）博公陳  
。情神的安不恐

們的。最高目的。我知道，你不要名，不要利，為國家生存，不計一切，參加了我們的工作，這幾年也够辛苦了。不過，未來的變化多端，誰能預料到以後的事情呢？你放心！我對你的承諾，一定遵守照辦。」

陳祖康做夢也想不到，戴先生會到珊瑚壩飛機場去送他。因為戴先生已經在曾家岩公館為他餞過行。同席有一位從山西到重慶述職的大鬍子。戴先生個人工作够忙，那裏有時間到飛機場，送一個像他這樣渺小的角色呢？

「戴先生請你到候機室外一談。」當陳祖康在候機室聽到「到香港的

旅客請準備上飛機」的播音，剛站起來，準備步出候機室時，有位同志走來對他說。他走出候機室，戴先生果然站在機場。

「大家努力！勝利後在上海見面。」戴先生陪同陳祖康走向飛機，遞給他一小罐鹽菜，說道：「到了香港，交給王新衡同志。」走着說着，走到飛機旁邊，同他握手，送他上了飛機。

在陳祖康心裡，這不是一件平凡的場面。他心裏感覺到說不出來的溫暖，必須努力，做好工作，才能報答戴先生的知遇。到達上海，除了書記工作以外，盡量發展他個人的關係，像過去做過北平市長的袁良等人，經常聯繫。

因為滬二區工作發展迅速確實，所運用的人物，都比較有相當地位分量，所得到的情報，價值自然比較高得多，不同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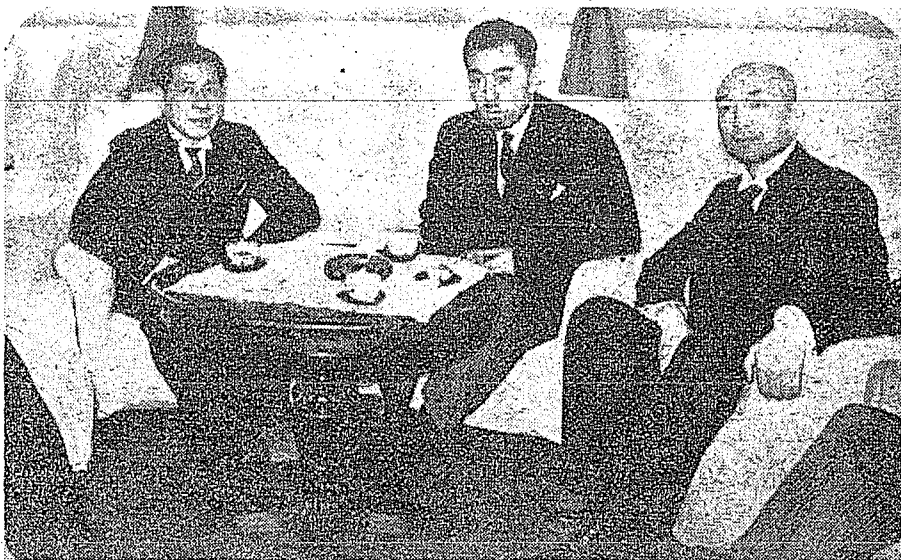
### 陳公博幫大忙贖罪

滬二區成立，姜紹謨負責兩年，調回重慶，由陳祖康繼任區長，姜紹謨的弟弟姜紹誠任副區長。他們小心謹慎，不和滬一區發生任何關係，所以，滬一區幾次出了毛病，都沒有牽連到滬二區。

有位海南島徐天成同志，負責做陳公博的工作，滬二區成立後，奉命負責聯繫。陳祖康為了安全，由徐天成的舅子龍道孔做他和徐天成中間聯絡人，以減少他和徐天成直接聯絡的次數。龍道孔係新嘉坡華僑，經營橡膠生意，非常愛國。

陳公博是南京偽組織的二號人物，徐天成可以從陳公博方面獲得很重要的情報。陳公博任上

海市長，徐任經濟局局長，龍道孔在警察局弄了個督察，掩護工作。陳公博代理偽組織主席，徐



陳公博（左）褚民誼（右）和日首相近衛文磨勾搭時的神情，陳公博後來以直接和日首相聯絡為詞掩護我敵後工作人員說是他的單位工作員不使日軍上海特務侵犯，希圖立功贖罪。

天成又任文官長。

另外一位同志王丙鏞，和陳祖康在福州警察教練所同事，由駐閩綏靖公署第二處派到上海工作。他和上海日本陸軍特務機關長泉鐵翁扯上關係，被聘為囑託（顧問），負責主持「浙東學會」。得到重慶的許可，王丙鏞撥歸滬二區指揮，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浙東學會係日本陸軍特務機關的一個對外公開組織，帶點俱樂部性質，可以下棋，也可以打麻將，成了滬二區運用的對外聯繫機構。

滬二區成立，很平安地工作了五年，到三十三年七月九日出了毛病。這一天，陳祖康、王丙鏞、任西平正在浙東學會打麻將，兩個日本憲兵押着滬二區的余會計到達。日本憲兵問余會計認識不認識打麻將的幾個人。

「不認識。」余會計說。  
「你說電台架設在這裏，」日本憲兵很生氣，狠狠地揍了余會計兩個耳光，說道：「怎麼又說不認識這些人，根本說謊。」

陳祖康明白，余會計故意引日本憲兵到這裏，扯這個謊，是讓他知道，已經出事了。原來日本人從電波偵測，破壞了滬二區的電台，電台全部人員和書記張友民的太太、女交通朱彥彬都被捕了。

陳祖康、姜紹謙、任西平、徐天成商討緊急營救辦法，任西平主張請陳公博想辦法。徐天成很作難，因為他的身份始終沒有暴露，陳公博很信任他，他却瞞着陳公博，現在出了事，再去求他，不好意思。

「事到如今，也祇有這個辦法。」陳祖康也覺得祇有這條路子有效，對徐天成說：「為工作，為國家，不能計較個人利害，你立刻去告訴陳公博，如果能幫忙，就請他徹底幫個忙。如果不能幫忙，我們祇好撤退了。」

陳公博正好在上海，徐天成祇好趕快去試一試，陳祖康和姜紹謙在徐天成家裏等候消息。徐天成去了兩個鐘頭，還沒有回來，陳祖康像熱鍋上的螞蟻，着急的團團轉，真是度日如年，放心不下。

「陳先生答應全力幫忙，」徐天成從陳公博公館回來，告訴陳祖康：「他責怪我為甚麼不早告訴他，我和重慶有聯繫。他自信有辦法對付日本人，不過必須告訴周佛海。據他估計，周佛海可能和重慶有關係，不至於阻撓。明天上午十點鐘，陳公博要和你見一次面，我陪你去。」

「陳先生！昨天晚上我託徐先生轉告的事情，想已知悉。我們的立場雖然不同，但我們都是中國人……」陳祖康跟着徐天成到了陳公博公館，看到陳公博說，沒有等他說完，陳公博就打斷他的話頭。

「我明白。」陳公博說：「這件事情，我負責辦理，我已和佛海通過電話了。我請你來這裏，是要委屈你一下。假如日本人找你的時候，你可以對他們說，你是我的『東機關長』，不必說別的，一切請他們來問我，這樣就行了。」

談話不到五分鐘，陳祖康說了一聲謝謝，告辭出門，陳公博送到門口，好像自言自語，聲音很低地說：「這是我贖罪的機會，但是恐怕太晚

了。」

第二天中午，陳公博邀請上海市特務處處長五島及日本憲兵隊特高科長長光吃飯，對他們兩人說：「我前到日本，貴國阿部首相堅請我設法打通重慶路線，我費了很大氣力，現在剛剛有點頭緒，你們就來破壞，是何道理？」

「請問市長……」五島和長光被陳公博問的莫名其妙，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故，反問一聲：「究竟是怎麼一會事？」

「我的單位電台被你們破壞了。」  
「因為事先沒有聯絡，不知道是閣下的單位。」五島、長光表示歉意。

「我和貴首相聯絡就夠了，不必和你們聯絡。請立刻將電台送還，釋放被捕的人員，我可以不向貴首相提起此事。」

五島、長光唯唯而退，人機放還，一場惡夢總算很幸運地過去了。但是五島和長光非要和陳祖康見一次面不可，由徐天成請客。陳祖康個兒不高，如果留一撮仁丹鬍子，完全是個日本人，五島和長光見過陳祖康也就放心了。陳公博又要陳祖康和他的翻譯官林基見面，陳祖康作東，請林基和徐天成在他家裏便餐。林基是日本人，冒充台灣人。以後，陳祖康就以東機關長在上海活動，不時送些情報給陳公博和周佛海，以遮掩日本人的耳目。

### 創敵制匪兩大奇功

陳祖康恐怕日本憲兵隊是敷衍陳公博，暗中仍在監視，特別小心。觀察了一段時間，不重

慶通報，以觀動靜。重慶接到陳祖康的報告，知道陳公博全力幫忙，才使滬二區渡過一次險境。衡量輕重，認為不會再有甚麼問題，命令繼續通報。又指示，一旦美軍登陸，要責成陳公博設法保持上海三角地帶的元氣。陳祖康沒有再發現日本憲兵隊對他們注意，大概相信陳公博說的話，陳祖康是陳公博的東機關長。

日本和美國在太平洋打了幾次海戰，損失慘重。把剩餘的海軍艦隊，隱蔽起來，準備和美國的剩餘海軍艦隻，準備一舉殲滅。可是左找右找，硬是找不着，不知究竟躲藏在甚麼地方。

滬二區有位女同志葉小姐早已打進日本特務機關，擔任翻譯工作，獲得日本特務機關長堀內干城的信任。一天，堀內干城和幾個日本軍官喝酒，喝了個爛醉，東倒西歪，糊裏糊塗。剛好東京給堀內來了一份親譯的電報，葉小姐送給他，堀內含糊糊糊地告訴她，密電本放在某一個地方，拜託她替他翻譯一下。

這份電報提到日本殘餘艦隊停在日本和琉球之間。葉小姐得到這樣重要的情報，高興極了，趕緊去報告陳祖康，陳祖康急電重慶，重慶通知美軍。可是美國空軍飛到日本琉球的太平洋上空偵察，並沒有甚麼艦隊，祇發現一個地圖上沒有的小島，感覺非常奇怪。美空軍轟炸隊不管三七二十一，決定把這個神秘小島炸沉。這個小島就是日本殘餘艦隊偽裝的，美國空軍不費吹灰之力，對這個小島一陣轟炸，把日本的海軍艦隊徹底解決了。就是美國不投那兩個要命的原子彈，日

本也會投降的，因為他們已經無力繼續作戰了。陳祖康又做了另外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共產黨垂涎日本的武器，老早派出許多會說日本話的共幹，向日本部隊進行兵運，有相當成效，對上海一地，尤其注意。他們煽動在上海的日本下級軍官，和共產黨合作，將來在上海發動一次大騷動，搶掠一番，充實各人的腰包，然後把部隊拉到蘇北共產黨佔領區域，由共產黨負責掩護他們。日本將宣佈投降時，正是時機，因為他們的兵運工作已經成熟，一般下級軍官又不願意投降。陳祖康覺得情形嚴重，必須立刻行動，設法制止。

袁良和日本川本芳少將交情不差，陳祖康趕緊告訴袁良，要他立刻去找川本芳設法制止，以免上海市民塗炭。兩個人一同找到川本芳，告訴緊急情況。川本芳驟然聽來，有些不敢相信。他了解日本下級軍官的情緒，以為日本軍人是反共的，不會受共產黨愚弄。於是，三個人一同到虹口，實地觀察一下。川本芳看得出，情形果然不對，十分緊張，使川本芳有些吃驚。

川本芳不敢遲慢，趕緊去報告京滬沿線指揮官松井久太郎中將，告訴他親眼所見的嚴重情況，必須立刻採取行動。松井接納川本芳的建議，藉口召開會議，把所有中下級軍官集合在一起，聽他訓話。

沒有多久，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向盟軍投降。蠢蠢欲動的下級軍官，這時已無自由，也和共幹聯繫不上，上海市大騷動自然流產。假如不是陳祖康行動迅速，遲延幾個鐘頭，就會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局面。